

《遇見大運河》主創人員沿運河采風。



「主旋律導演」崔巍

藝術才華效力國家

崔巍與書法家王冬齡(左)共同創作《舞墨西湖》。



作為杭州歌劇舞劇院的院長，國家一級導演崔巍有着非常漂亮的履歷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中心執行副導演、上海世博會「走進世博」啓動藝術總導演、杭州G20峰會開幕式導演組成員……幾乎每一次國家的大型盛會，都能看到瘦小的身影參與其中。面對記者冠以的「主旋律導演」稱號，崔巍毫無被冒犯的神色，她笑着說，主旋律作品的內容本身沒有噱頭，唯有在藝術水準上下苦功，所以更難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畫 杭州報道

《遇見大運河》劇照。



崔巍認為主旋律作品更難做。

與曾經的合作夥伴張藝謀一樣，三十年來，崔巍一直試圖在主旋律與商業化中間找到一條成功的路。事實上，她指導的幾部大型主旋律作品《阿姐鼓》、《和平頌》、《雷峰夕照》、《舞墨西湖》一直作為杭州歌劇舞劇院的保留劇目，久演不衰。2014年5月，崔巍又推出了旨在呼籲人們保護大運河的舞蹈劇場《遇見大運河》，至今已沿運河沿線巡演了96場，累計觀眾14萬人次，並於今年6月11日、12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最後一站。

「我知道你所謂的『主旋律導演』是帶着戲謔的心態來稱呼的，現在的社會好像被稱為先鋒導演聽起來更牛，其實不是這樣。」崔巍的嗓子有些沙啞，但她還是用挑眉的動作表達了反抗，「如果說我從張藝謀導演身上學到了什麼，除了他的敬業付出，我也感動於他真的愛這個祖國，愛這片土地。當一位藝術家，能夠用自己的藝術才華為祖國效力，還是很值得驕傲的。」

奧運歸來編排《遇見大運河》

2008年奧運會結束之後，崔巍回到了杭州，這時運河也拉開了申遺的序幕。當時杭州歌劇舞劇院的地址是在潮王路，正好在大運河旁邊，相隔三分鐘的路程。「三十年來，我每天走在運河邊，看着它從一條臭水溝變得清澈美麗起來，總覺得也能為運河的申遺做些什麼，便開始了對運河題材的歌舞劇的創作。」

「創作初始，我就把這場歌舞劇定調為主旋律作

品，這是一次文化遺產的傳播行動，而不僅僅是一場文藝演出。」崔巍坦言，這樣的定調其實挺冒險的，因為「成本高，噱頭小，很難拉到商業贊助」，「以前中國的劇團都是政府撥款，所以常常排一些叫好不叫座的、歌頌祖國的主旋律作品。現在政府撥款只佔到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要靠贊助和票房來自創收。」

以歌舞劇的形式去呈現千年大運河這一題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將這件事做好並受到認可，這是崔巍在劇本創作時面臨的問題。「二十年前，我編排《阿姐鼓》時，在西藏的采風給了我很多靈感。藝術源於生活，所以在排演《遇見大運河》時，我也提出了沿運河采風的建議。」正是在崔巍的堅持下，每到一個城市，主創人員都會到運河遺址走近當地百姓，感受他們對運河的那份感情。「對於舞蹈演員來說，一年多不停行走的經歷，也讓他們對運河的知識、故事以及劇情、人物有了更深的體會。」

堅持低價出票 不打折不贈票

經過六年的創作編排，《遇見大運河》2014年在杭州大劇院進行了首演。演出前，崔巍頂着巨大的壓力，將演出票價定為人民幣60、80、100元以及極少數的180和280元價位的票價。「我們歌舞劇團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大家一窩蜂地把票價抬得很高，然後送給贊助商，贊助商再拿來送客戶和朋友，導致一場演出來的都是拿着贈票的人，真正愛藝術的人卻買不起票，進不來。像《遇見大運河

這樣的劇目，一般票價能做到280至1280元。」崔巍問了一圈同行，又找演出商懇談了多次，仍是堅持走低票價的路線。同時，她對團裡立下規矩，所有演出票不打折不贈票，哪怕是親戚朋友也要自掏腰包來看。最終，《遇見大運河》在杭州大劇院連演三場，場場爆滿。她說：「杭州大劇院有三層樓，以前演出能賣完第一層樓的票就了不得了，我們這場戲，連三層樓的票也賣空了。我還記得大劇院做保潔的阿姨看到我，跟我說，崔導演，我們這裡的二層三層的門，已經好幾年沒開過了，這場劇真的火。」

在一場場的演出之後，原來名不見經傳的舞蹈演員如今也有了自己的粉絲，每場演出結束都會有觀眾遲遲不願離去，圍着演員合影，「作為演員，他們太需要掌聲和鼓勵了，這對他們在舞台上樹立信心有很大的幫助。」她說。



崔巍親自指導團員跳舞。

文化不是流行歌曲

崔巍坦言，文化與娛樂是有區別的，文化是要留給歷史的，娛樂是可以自娛自樂、甚至自生自滅的。「老百姓喜歡簡單、輕鬆的東西，這沒有錯，但你想，《老鼠愛大米》這首歌曾經風靡一時，但現在街上還有人在唱這首歌嗎？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梁祝》經歷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後，它們都照樣能夠傳播下去。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崔巍的訪談中，她經常會說，2004年是她藝術創作生命中的轉折。那一年，杭州的《錢江晚報》用一組特別報道《16人的鄉愁報告》記錄了春節後返城民工們的現狀。這組報道直接促成崔巍與《錢江晚報》合作，打造公益舞蹈《與外鄉人跳舞》。「排練的時候，民工們的表現力讓我非常吃驚。因為沒有給他們太多限制，讓他們

自己演。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外來務工兄弟，從口袋裡掏出一包被壓扁的香煙，從裡面抖出一根幾乎已經折斷的煙，抽了一半，把煙熄了，再放回煙盒裡。就是那一個動作，一瞬間，同台演出的專業舞者，也都失去了光彩。」

「後來我們演出的舞台是在還未竣工的杭州大劇院工地。一連演了4場，廣場上坐滿了人，揮都揮不走。這就是文藝的生命力，是從他們當中生發出來的東西。這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只有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從那以後，崔巍開始熱衷於這樣的公益作品。2012年至今，她在每年春節前都會推出《溫暖回家路》，在機場、汽車站、火車站，為返鄉歸家的人表演。



《遇見大運河》劇照。

小資料：《遇見大運河》

《遇見大運河》由杭州歌劇舞劇院創排，自2014年5月首演以來，先後在江蘇、安徽、浙江、河北、河南、山東、天津、北京等的20座運河沿線城市巡演了96場，如今這部舞劇已經走過了5萬多公里的行程，累積觀眾14萬名。本月11日，也是中國第11個文化遺產日，《遇見大運河》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全國巡演的最後一站，隨後即開闢世界運河巡演之路。

羞於剖白的刮畫家 Angel Otero

穿白Tee配沙灘褲、白波鞋，曬得一身古銅膚色，配上燦爛無比的笑容，加上訪問時侃侃而談，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名來自波多黎各、首度帶「刮畫」藝術作品來港參展的 Angel Otero（安吉爾·奧特羅），都是一位樂於展示自己的年輕藝術家。可是，在訪談中，他多次提及 shy（害羞）、personal（個

人）等字眼，甚至形容做訪問是一件艱難的事，讓人感受到其反轉的魅力。

接受訪問前，Otero 剛獨自去了大澳參觀，親親大自然。第一次踏足香港，他點頭表示喜歡，形容香港帶點紐約的影子，「而剛在大澳見到的海灘、樹，令我想起波多黎各。」

生於波多黎各，後赴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進修，Otero 的視野並不狹窄。對於今次港展，他坦承從沒期待過，「當初獲邀前來，只想著『好，就來看看』」的心態，好奇大家怎樣看待他的作品，很開心大家反應正面，給我力量繼續努力。」港展結束後，他將會分別在美國的休斯敦當代美術館和達拉斯當代美術館舉辦個展，至於會否重回亞洲？他抱着肯定的態度，「我很期待。我知道在韓國和上海都有一班支持我的朋友，希望快些帶我的作品去與他們見面。」

從型開始

Otero 的畫作擁有獨特的視學語言，他透過「刮畫」技巧，將油漆從一物體轉移至另一物體，在進行轉移、拼貼、剪接等過程和方式後，成功創出其獨特的「刮畫」藝術風格。雖然他曾表示創作時會參考照片，但他稱非一早計劃好的，「只是它剛好出現在我眼前，我覺得有趣便用了。」

何解在眾多畫法中，選取了「刮畫」這技巧？「剛開始用時，只是覺得這方法很型，後來慢慢用下去，感到很有意義，特別是對我而言，透過使用不同物體的過程中，我抒發了不想讓人知道、埋藏在心底的東西。刮畫作品是抽象的，我不用擔心自己赤裸裸地展

現在人前。」

大眾從作品中觀察到藝術家的內心，可是，Otero 害怕被了解，兩者充滿矛盾。

「對，是矛盾的。所以我剛開始畫畫時，很害羞，後來才漸漸產生了自信。我所下的每一筆，都代表了當下的一種心情，觀眾未必知道我想說什麼，其實，我反而覺得很安全。」

忌談家人

回顧自己的畫作，Otero 指現在的畫與六七年前相比，有很明顯的不同，他形容「每一次轉變都是發掘自己的進程」，很有趣，但同時亦會感到害怕，「因為你不知道別人有何反應。」只是這害怕的情緒，沒有阻礙到他前行、求變的決心。

「對我來說，畫畫是一個很私人的事，我的畫作中不少以家庭為題，其中有一幅講我祖母，畫那幅畫時，我感到既溫暖又害羞，我不是想去傳遞什麼訊息，只是很簡單，對我很有意思，所以我怕去講解那幅畫，我會盡量避開，與它保持距離。」那接受訪問豈不是件難事？他點頭說：「對，蠻難的。我只好做好我自己，不理會他人如何看。」



2011年的作品《Blooming Elsewhere》(左)和今次展出的《Fruitful》(右)，風格明顯有分別。



Otero認為畫畫是很私人的。陳敏娜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